

電影劇本叢書

怒海輕騎

艾揚 辛可久 單文 趙忠 關世楠著



藝術出版社

電影劇本精選

怒海輕騎

改編 廖正興 導演 陳昌 監製 廖正興

■ ■ ■ ■ ■

電影劇本叢書

電影藝術編譯社編

怒 海 輕 騎

艾揚 辛可久 畢文 趙忠 關世楠著

藝 術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怒海輕騎

著者

艾揚
趙忠

辛可久
關世楠

單文

編輯者

電影藝術編譯社

出版者

藝術出版社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)

印刷者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5) 字數67000 印數00001—10000

31''×43'' 1/32 印張3 $\frac{3}{4}$ 定價3,500元

內容說明

這個劇本以我們英勇的海軍在響應解放台灣的號召下，與沿海某幾個重要島嶼上的蔣賊軍所進行的島嶼爭奪戰為題材，描寫了正在成長中的我年青的人民海軍的威力和英雄業績，充分表現了我海軍指戰員的智慧、勇敢、果斷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，同時揭露了敵人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，以及他們用任何狡猾手段也不能挽回的必然滅亡的命運。

這個劇本表明了我人民海軍為保衛祖國的和平建設，完成解放台灣的神聖任務而英勇戰鬥的堅強意志和勝利信心。

這是第一部反映我國人民海軍生活的電影文學作品。

太陽在朦朧的薄霧中躍出海面。

翻滾着的大海，後浪追趕着前浪，呼嘯着奔向露出水面的礁石，發出一聲巨響，激起一片白色的浪花。

一隊威武的砲艇成雙縱隊出現在海面上。艇上，高射武器監視着海空，水兵們精神抖擻地各守着自己的武器。信號員們忙碌地收發信號，海風舞動着他們帽後的飄帶。

艇隊以驚人的高速從礁石旁擦過，駛出畫面。

一隻小巧的汽艇在海面上飛速行駛，艇頭高高的翹離水面，浪花一層層的沿兩舷向外飛濺。

風擋後面，海軍某基地第三砲艇大隊李大隊長和何政委，正精神奕奕地望着前方。他們那滿帶風塵的面容和急切的神色，顯示出剛剛完成一個艱巨的戰鬥任務，又在期待着另一個任務的到來。年青的信號員衛國平拿着捲好的手旗，站在李大隊長身後。艇尾，槍砲戰士下傳志在操縱馬達。

汽艇駛進一個現代化的軍港，雄偉的戰艦一排連着一排的停泊在遠離碼頭的海面上。碼頭上，運輸船正在裝卸軍用物資，起重機左右上下地擺動着。水兵們推着堆滿物

資的小鐵皮車，穿梭似地沿碼頭邊緣的小鐵軌來往。海濱馬路上奔馳着各種車輛。

汽艇在軍艦與碼頭之間馳過，海面上劃出一條白色的弧線，彎向五號碼頭。沒等艇身靠穩，李大隊長、何政委就匆匆跳上岸來。

李大隊長轉身對丁傳志和衛國平說：

「到各處玩玩去吧，我們大概得半個鐘頭以後才能回來。」

「是，大隊長同志。」衛國平搶先回答。

李大隊長、何政委穿過浮橋，越過海濱馬路，走進了一個綠化的廣場。不遠處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銀灰色的建築物，那就是海軍某基地司令部。當他們接近這座高大的建築物時，一隊水兵操着整齊的步伐，從近前走過。領隊者向李大隊長、何政委敬禮。他們還禮後，順手理一理上衣，走進基地司令部。

基地司令員辦公室裏。桌上平鋪着一張大幅海圖，上面作着各種標誌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兩支有力的箭頭指向一座島嶼：臥魚山。參謀長正俯在桌上，校正和補充着這些標誌。

那邊，體格魁偉的基地司令員正站在通往陽台的玻璃門前，遠眺整個海港，思考着

和等待着。這時門外傳來李大隊長的聲音：「報告！可以進來嗎？」他轉身走向門口，一邊應着「請進來」，一邊把門拉開。

李大隊長、何政委同時敬禮。李大隊長報告道：

「報告司令員同志，第三砲艇大隊大隊長李龍江、政委何杰奉命來到。」

「好啊，」基地司令員笑容可掬地和他們握手。「進來吧。」

他們向辦公桌走去。李大隊長和何政委向參謀長敬禮。參謀長微笑着說：

「怎麼來的這樣快呀？大概接到司令員的電話，連飯也沒顧得吃吧？」

「不，」李大隊長連忙解釋，「我們是坐汽艇來的。」

「是啊，」基地司令員幾乎笑出聲來，「不過剛才我看的很清楚，你們的汽艇好像超過了一般的航速啦。是不是又想來搶任務，唔？」

李大隊長微笑着看了看何政委。

「沒甚麼，」基地司令員愛撫地看着李大隊長，談諧地說，「這是好現象，不過任務不用你搶，已經給你準備好啦，請坐吧。」

丁傳志和衛國平沿幽靜的海濱馬路與冲冲地走着。丁傳志悄悄地說：

「又有門兒啦，小衛。」

「有甚麼門兒？」衛國平一時摸不着頭腦。

丁傳志拿兩個拳頭朝一起碰了碰：

「戰鬥任務啊！」

衛國平不以爲然地：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不信就瞧着吧，沒錯！要不，大隊首長這麼急匆匆地到司令部幹甚麼？」丁傳志自信地回答道。忽然他又一本正經地說：「這事可不能小廣播，要出了事，我丁傳志可負不了責任。」

「我根本就不信！」

兩人興沖沖地走進了碼頭俱樂部的大門。正值假日，各處都擠滿了人，玩的正熱鬧。

他倆活像一對貪玩的孩子鑽進了玩具店，眼花撩亂地到處摸摸碰碰：到健身房拉鐵鏈、舉重、攀雙槓；到音樂室玩樂器，又到閱覽室翻畫報。但似乎任何東西又都不能使他們滿足，總是拾起來很快的就放下。最後，他們走進了遊藝室。

遊藝室裏。水兵們做着各種遊戲。那邊是汽槍打靶場，一個水兵正屏息瞄準架上的木偶，許多人圍着看。丁傳志、衛國平從人羣裏擠進去，那個水兵發射了，未中目標。丁傳志迅速地接過汽槍，裝好槍彈，隨口說道：「我試試。」就單手舉起汽槍，「拍」一聲命中了目標。木偶蔣光頭從架上翻落下來，接着昇起了一條小標語：「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！」看熱鬧的水兵不約而同的鼓起掌來。忽然有人高叫了一聲：「衛國平！」衛國平回身一看，驚喜地嚷道：「哎呀，是你們哪！」連忙拉着丁傳志從人羣裏擠出來，和幾個年青的水兵握手，跳躍，擁抱起來了。

一陣熱烈的歡聚之後，衛國平拉着丁傳志說：

「來，我給你們介紹介紹。」

「不用介紹，」一個水兵搶上去和丁傳志握手，「我認識，是丁傳志同志，『神砲手』，大隊戰鬥模範，雜誌上登過像片的。」

水兵們讚揚地笑了，衛國平向丁傳志說：

「他們都是和我一起參軍的同學。」

丁傳志點點頭笑着說：

「看你們那股熱烈勁，我就猜到啦。」

水兵們又哄笑起來。丁傳志指一指圓柱周圍的軟椅說：

「走，到那邊坐會兒。」

「小衛，我告訴你，」沒等大家坐好，一個比衛國平還年青的水兵興奮地說，「到朝鮮去的二十三個同學，有八個回國啦，前幾天我接到他們的信，你說怎樣，立功的不多，整四對！」

水兵們又都笑了，獨有衛國平悵悵地說：

「我早就知道啦，人家立功關咱甚麼事！」

「這是甚麼話！」青年水兵瞪起眼睛認真的說，「你嫉妬啊？」

丁傳志示意制止那個水兵，同時解釋說：

「他呀，不是嫉妬，是一聽人家立功，自己就着急啦！」

「那有甚麼着急的，」另一個水兵安慰地說，「台灣還沒解放。就是解放了台灣，還要保衛祖國的建設嘛，只要你加把勁，往後立功的機會還多着呢！」

「對啊，」青年水兵玩笑地說，「心急喝不得熱稀粥嘛。」

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。

基地司令員辦公室。李大隊長、何政委坐在辦公桌前，注視着那張帶標誌的海圖，眼睛放着興奮的光。參謀長正指着海圖上的臥魚山講述任務。他的身後，基地司令員背着手來回踱着，一面傾聽參謀長的話，一面思索着問題。

「……以上就是我們解放臥魚山戰役的計劃要點。」參謀長接着說，「最後我再重述一遍：在解放臥魚山的戰役中，司令部給你們的第一個任務，就是盡一切可能，偵察清楚敵人地面火力配備的情況。特別是那些空中不易發現的灘頭暗堡。只要你們能夠完成這個任務，加上空軍對臥魚山地形偵察的結果，解放臥魚山的條件就全部成熟了。」參謀長微笑着結束了他的話，「至於其他任務，你們暫時不必想。」

「這一點很重要，」基地司令員插口說，「不然你們又該吆喝了，再給點吧，太輕鬆呀！唔，對不對？」他微笑着指了指李大隊長，「尤其是你。」

李大隊長笑了。基地司令員接着說：

「其實並不輕鬆。別看蔣介石賣國集團只不過是一些殘兵敗將亡命之徒，可是狗急了會反咬一口的呀。何況還有美帝國主義給他撐腰哩。所以應該看到，我們每向台灣前進一步，都是一番艱巨的鬥爭。」

「我明白，司令員同志。」李大隊長領悟地說。

參謀長從公文包裹取出幾張放大照片和一疊文件遞給李大隊長說：

「這是空軍偵察的照片，你們拿去參考。這是敵人的一條運輸船，番號是『O·Z·十一號』。據我們瞭解，這隻運輸船經常往來於黑風島和臥魚山之間，負責運送武器彈藥和修建器材。有幾個負責修陣地的匪工程人員，也經常搭這條船去黑風島。如果能搞到他們，臥魚山地面火力的配備情況，就可以全部掌握了。這是有關敵人的書面材料，全部給你們帶去。」

「我對這隻運輸船也很感興趣。」基地司令員說，「爲了打它的主意我花過腦筋，並且在一個禮拜以前就派董參謀去龍門港，觀察它的活動規律，可惜還沒有結果。」他轉身問參謀長：「決定把董參謀調給他們指揮的命令寫好沒有？」

「寫好了，在參謀處。」參謀長答道，接着對李大隊長說，「等一會你們可以帶去。」李大隊長和何政委交換了一下滿意的眼色，同時站起來。李大隊長說：

「可以去執行了嗎？司令員同志。」

「等一等。」基地司令員含笑望着這兩位年青的指揮員，關切地說，「部隊連續出航、作戰，一定很疲勞，我本來想讓你們休息一下，可是任務多時間少，只好和時間賽一下跑了。這一點要和同志們講清楚。」

「是，司令員同志。」

「好，去執行吧。」基地司令員握了握李大隊長、何政委的手，「我預祝你們的成功！」

艇隊在波濤起伏的海面上高速前進。每一隻砲艇的後面，海水變成一條滾動着的白色帶子，彷彿是這些奔騰的戰馬的尾巴。

艇隊右舷的不遠處是祖國海岸，山巒起伏，白雲繚繞。寬大的瀑布從懸崖上跌落下來，沒入繁密的叢林中……

左舷海面上散佈着許多小島，島上白色的燈塔眺望着海洋。另一個較大的島上，一面五星紅旗迎風飄舞，那裏可能是一座小小的學校。

一隊漁船滿載回航，白色的風帆在夕陽下閃閃發光。

領航的「八二八」艇砲位上。丁傳志在值更，不時用望遠鏡瞭望遠方。衛國平悄悄地問道：

「你說咱們這回去龍門港會有甚麼任務？」

「你沒看海圖嗎？」丁傳志也悄悄地說，「龍門港對面是臥魚山，再往南就是黑風島，過去黑風島就快摸到台灣的邊啦。依我看管保是去打臥魚山……」

「那幹嘛不直接去打，到龍門港幹甚麼？」

「小衛，我說你真像個小孩子。打那麼大個島子，不準備好還行？……」

丁傳志還要接着說下去，忽然傳來艇長的聲音：

「又在瞎估計嗎？」艇長沿左舷走來，申斥地說，「在任務沒有傳達以前，不要亂當『小參謀』！」

丁傳志朝衛國平吐吐舌頭，連忙舉起望遠鏡。

艙裏。李大隊長和何政委正向中隊幹部傳達任務。李大隊長說：

「……我們這次去龍門港，首先是要完成一個偵察任務：搞清楚臥魚山地面火力的配備情況。這個任務完成得好，就能大大減少部隊登陸的困難，為解放臥魚山創造了有利的條件……」

「大隊長同志，」一中隊長林遠志問道，「解放臥魚山戰鬥我們沒有主攻任務？」

「那是以後的事。」李大隊長說，「現在我們要求大家集中精力，考慮一下如何完成這個偵察任務。臥魚山不比我們最近打下的幾個島子，它是黑風島的屏障，又是竄擾我國大陸的一塊跳板，敵人防守是比較嚴密的。加上我們海上偵察還沒有成熟的經驗，時

間又只有二十天，這都是我們的困難。但基地給我們的命令是：只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！」年青的中隊幹部們聚精會神地聽着，李大隊長繼續說：

「各中隊回去先醞釀一下，明天到龍門港就進行具體研究。政委同志，你看呢？」
「就這樣。」何政委說。「同志們，美蔣匪幫對臥魚山是非常重視的。根據最近的情報，他們正在不斷加強工事，並且調去一個包括三艘軍艦和六條砲艇的艦隊。很顯然敵人爲了便於在我國沿海進行騷擾，妄想卡住我們向台灣進軍的道路，是一定要死守臥魚山的。我們能夠很好的完成這個偵察任務，保證解放臥魚山的勝利，就是用實際行動響應了中央解放台灣的號召……」

龍門港。這是一個羣山環抱的天然港灣，寬闊的港口攔着幾座小島。內港由一條突出的小山岬分成兩個海灣：北灣連着市鎮，灣裏停泊着漁船；南灣是海軍軍港，十幾隻砲艇爲了防空分散停泊在港內，國旗飄舞在這些砲艇的桅桿上。

港灣四週的山頭上，高射砲監視着天空……

北灣岸邊，佈滿蜿蜒的防空壕，沙灘上排列着許多漁船。有些平放着，已經豎起高大的桅桿，有些側倚在木架上，還有一些是倒扣在沙灘上的。船底朝天。漁船的主人們

正忙着修理它們，到處響着斧頭和鋸子的聲音。

許多水兵在幫助漁民修船：調油泥，鉋木板，拉大鋸……

丁傳志聚精會神地砍削着一塊木頭，這是漁船頭上的一隻眼睛，他擺在船頭上和另一隻眼睛比一比，搖搖頭，又砍起來……

女民兵郭小珠妹坐在不遠的一塊石頭上，懷抱步槍，雙手支着面頰，出神地望着水兵們的動作。

衛國平在漁船眼睛上塗了一些白顏料，又用黑顏料畫上眼珠，眼睛就活起來，彷彿要動了。水兵們圍過來欣賞，哈哈大笑。郭小珠妹也悄悄地笑着。

青年漁民顧阿根挑着一副担子，從遠處走來。他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小夥子，大手大腳。由於長年在海上操作，皮膚黑得發光，却又顯得牙齒出奇的白。他被水兵們的歡笑聲所吸引，放下担子看了一會，忽然發現郭小珠妹也在那裏，就躡手躡腳地走到郭小珠妹背後，突然叫道：

「小珠妹！」

郭小珠妹嚇得從石頭上跳起來，轉身發現了顧阿根。

「阿根哥，是你呀，把人吓了一大跳！……你幾時從高島來的？」